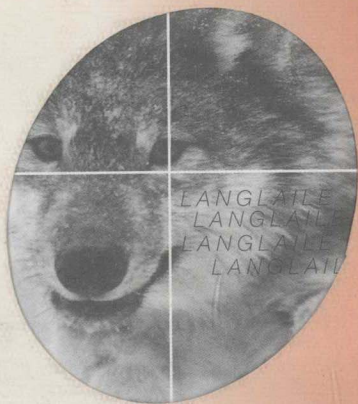


张
锐
锋
自
选
集

被
炉
火
照
彻



“狼来了”丛书



狼来了，狼来了！

牧童的唇角有一丝笑意；

狼来了，狼来了！

牧童的眼底有一丝兴奋。

为什么故事永远只能这样说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牧童永远是撒谎者不能是预言者？

如果他真的想看一看狼，

如果他真的看见了心爱的狼，

那么，我们的故事又该怎样继续？

其实，

狼很美

下手中的利斧，

牧童飘扬在风中的呼喊吧：

狼来了！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张锐锋 著
LANGLAILELANGLAILE

被炉火照彻

张锐锋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炉火照彻:张锐锋自选集/张锐锋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狼来了”丛书)

ISBN 7-5321-2078-3

I.被… II.张…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776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被炉火照彻——张锐锋自选集

张锐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15,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078-7/I·1689 定价:20.00 元

我问,我回答

——我对散文的一些理解

一位美洲诗人在讲述自己从童年就开始的不幸经历时说:“小时候,刚要看看世界的时候,眼睛就开始看不清东西了。”这种悲伤的语调渗透在每一个人的呼吸之中,让人们感到这乃是人类的一个集体事件。“小时候……”,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讲起,就意味着我们所听到的可能是一个童话或者寓言。实际上,这位诗人所讲述的,正是关于人的种种事实的综合,是人因进入世界的姿态而开始脱离这一世界的一连串变奏曲的总和。



1

更多的人们漠视这一现实境况,他们以为自己看清了所有的东西,包括看清了自己。这样的误解直接导致了狂妄和愚蠢,使他们在迷幻状态中跌落在自设的捕兽夹里。因而,我们必须针对人的基本境遇提出种种疑问——这些提问是重要的、必要的,它促使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思考并试图作出种种猜测以及近似的回答。为此,我们开始将自己的触角探入事件的堆积物中,小心翼翼地赋予事物以某种逻辑和秩序,以寻找世界的归结点。

尽管如此，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十八世纪就向我们的思维提出反诘。他将我们寻找世界的方法和假定的有效性排斥于真实之外，世界的真实性不能由观察来建立，因为未来的事件永远超出人的视线。也不能由逻辑来证明，因为从以往的类似性集合中仍不能推证所有未来的类似性结论。这样一来，他颠覆了我们思想的前提，“太阳在明天能否升起”都成为一个问题。那么，世界就不再是由某些确定性堆砌起来的实在物，而是由无数疑问交织和累加起来的庞大虚像。这意味着，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信用度极低的出发点，这样，我们就在一张好像完全没有试题又似乎充满了隐形试题的、完全空白的纸上开始填写自己的答卷。



2

散文的创作正是这样开始的，它面对着比自身强大一百倍的有和无。它的激情和冲动源于问与答。那就是，你必须提问又必须回答。你必须将这一切写出来，把你自己沉入到充满疑惑的文字和语词的尘土里，同时以它们作为原料来重塑自己。许多事件——哪怕是一个人的谈话、一个手势或一个眼神，以及一个人将要作出的某一指向未来的意向，都可能在“沉入”的过程中触及生命本身的神秘波澜，在那被“沉入”所激起的圈纹之中，已经呈现着向真理靠拢的问与答——它使我们在倍感虚无的寂寞里建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并借以自己的创造物在内心安放了精神“整步器”，用以对外界状况和压迫我们的现实力量进行协调和配准，使我们的生命重获完全性。在这永恒的问与答里，我们寻找

了光芒四射的施照器,以致于不在黑暗中迷失掉自己。

我认为,散文是最能容纳事物的文体,它能有效地将心灵事件聚合在一起。对于人,一切发生于外部的都是心灵事件。在一个被感知的世界上,一切事物拥有对心灵的向磁性,它们从不孤立存在。它们在我们的四周,又在我们的内心里。它们似乎在与

我们无关的地方发生,但又具有迅速植入人心的特性。它们映照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又使我们在穿过其形象时发现自己心跳的重叠暗影。我们将这些轮廓、斑点、色彩、线条、不规则、混沌和分形、劈柴以及生动的火焰放置到一处、归拢于语词打制物之中时,就会认识到生活的丰富以及世界的无限复杂和宽广。我们会接受其丰富性与复杂性,并且从中感受生的荒谬和圆满、对称和破缺、矛盾与调和,以我们与生俱来的爱最终实现与自身境况的和解。



从这一意义上,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文学就是文学材料学。选择什么样的文学材料,直接决定着文学的品质。有时,或者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内在光辉是从材料中透露出来的。就像一个金匠打制雕镂的饰物,材料的光芒反衬着他的手艺的超凡脱俗,他的手艺同时借助材料的魅力显出价值,当然那材料的诱惑也使他掘出自己埋藏至深的生命情感的伟大积蓄。然而,他所奉献的,也许是最无用的事物。也许最无用的事物之中才真正包含着人与世界的天然联系,其中凝结了虚无的天启。

散文作为文学也不会逃脱这样的命运,它的无用之用不可能

敌过一个实用的、重利的时代，然而可能的前途是，一个时代在死亡证明书上签字落款的时候，散文仍然是时光的忠实守护者。在此，我想引用 G·H·哈迪针对纯数学的一句名言：“这一科目毫无实用价值，这就是说，不能用它来毁灭人的生命或者用它来加剧目前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散文同样被不幸言中，历史的戏剧性和它紊乱的精神心电图从来都让人惊愕。





我问,我回答/1

——我对散文的一些理解

我们的背后/1

智性的写作/4

用黏土捏制/10

——在自己的出生地记事

幽火/110

倒影/159

古战场/247

耶稣/295

死海/307

城堡/319

徒步/334

我们的背后

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怀有怎样的秘密路标，但我身后已经显现的一切说明这一路标是存在着的。我却仍然要面对永无止境的迷茫。我的历程告诉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我曾经喜欢的，今日或许厌恶并丢弃了它。我曾喜欢过许多作家的作品，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曾像积木那样堆砌成各种事物图像，但它们终究像火焰那样不稳定，甚至在飘忽中归于熄灭。今天，我又重提这一问题：你是否仍然喜欢着什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活着便必有所喜欢的，生的意义原在其中。



我在记忆中检索那些隐于黑暗里的名单。他们是众多的。在我手指的抚摸下他们的书发出脆质的易于破碎的声响。那是关于无数消逝了的时代的记忆，是那些众多死者的简单遗产，它们残缺不全，却在我们虚拟的完整与合理性中替代了曾经跳动与呼吸过的完全的往昔。往昔事实上是不可复原与重现的，这正是我及许

多人喜欢它们的原因。我从其中发现了一个平庸的事实,那就是
一切写作都附着于一个坚硬的锥形果核上,其尖刺与意义锋芒永
恒地指向后世。这或许便是同时代作家不愿互相承认的原由。可
我们往往能够与消失于时间深处的时代产生深刻默契,与我们相
距愈远,我们与它们之间的默契愈深。文学作为历史的神秘使然,
那从最远的地方抵达我们生活的,必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美丽奇迹。
我承认,古老的文学肯定不是完美无缺,但我们仍不愿挑剔它,因
为我们的内心已经建立起对往昔的纯真信仰。在伟大的敬畏中,
我们感到荒凉的历史废墟上飘落下来的文字重力。



2

要问我喜欢哪一位散文作家,我便像许多人那样庸俗地(但不
是附和地)说,我喜欢古代的所有作家。我更喜欢中国的先秦文
学。原因是它们更为古老。我这样回答,并不是出于虚荣,也不是
为了说明我已读懂了那些作品。而是恰好相反。我一直怀着卑微
的心来看已逝的一切,我恰好不曾真正地读懂那魔法师一样诡异
的作品,因而我爱它们。它们是我能够看到的最远的泉源,其秘示
着我创作的梦想。

我这样看待它们:1)它们从思维与表达方式上与我们存在着巨大
差异,因为我们与先祖之间相隔着时间的黑暗鸿沟。2)它们乃语言
(所能追溯的最远的、又最为清晰的)不朽的源头。作为技术操作的写
作历程中,我们曾将语言的贫困原因归于语词不断死亡的事实,因而
我们时时产生拯救已死事物的愿望——古老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巨

大量量的语词复活的可能性。文学的有力和有效的表述需要词汇量，否则我们的思想在其中无法辨认，我们含于语言里的思想将更其匮乏。实际上，文学作品中词汇摄取方向的重点是往昔，因为那是漫长时间累积的处所——其次才是今日活跃的生活。正是这一点为我们的创作透露希望。3)它们光芒四射的长矛为何能穿透历史的坚硬铠甲？它们为何能使自己永不锈蚀并不被时间与尘土掩埋？其中必含有文学真正的魅力秘密。它们为我们打开了不可轻视的伟大神迹，我们的一切写作从本质上都是对已有文本的反复摹写。从这一意义上我已对今日的原创性的含义发生根本怀疑。这可能是极端的，但必是绝对的。4)如果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片迷茫，那么我们只须转过身去就可看到一个实在的、绝美的前途。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逆流而上、向后看的果实。我们的创造是在对废墟的复原企图之中建立的，是对昨日想象的瞬时定型。包括身边发生的现实事件，如不能与昨日相互嵌合，其光辉便于虚幻里归隐。我们的创作隐含着过去，它因昔日的不朽而不朽。其中似已凝聚了文学(包括散文)的理想与永恒追求，即，它要最大限度地突破一切世俗约束力，它从无既定制度与法规，却以其精美的、巫术般的内在秩序囊括万物。

我知道，这是一些极为世俗的看法，一如写作本身的世俗性质。然而写作仍是人类世俗事物之中最高贵的，因其针对的乃是渺茫的、不可预见的遥远未来，一如古老的文学今日之面对我们。除此之外，对于文学，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智性的写作



4

我们从两个世纪将要接触的缝隙来窥视文学——我们隐约看到,文学的整体状况与现实状况正发生着现象性融合。那么多强调个人化和私人化的作家汇入了现实世界的洪流,个人化和私人化的东西,即他们所强调的和试图实现的东西竟然在那洪流中变得踪迹全无。他们可能不太明白,每一个个体都生活于一个共同的文化与现实的拱顶之下,他们对环境和生活的感知都有着相似性,尽管每一个创作者都声称自己挖掘到了隐私的内容,然而这内容却总是涵纳着一些不可回避的现实的质素,它们在写作者的心理上凝定为一种类似的东西。这意味着个人的隐私很可能是集体的隐私,个人已从它那貌似独特的材料中退回到他人的预言里。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终结。因而我们看到各种类似的图书或发表于各种杂志的文学作品,尽管它们创作手法和风格有着一些差异,但所叙述的或所描摹的东西却呈现着难以相信的类似。甚至

在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开头和结尾都好像是一些量的意义上的复制物。复制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本质性特征。

从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来说,他必须回避复制,否则所谓的创作便成为孩童们在同一个场地上进行碰碰车的游戏,只有角度和心态的不同,狭窄的场地上的碰撞消灭了自由、敞亮和自由调整、支配自身的可能。这是可怕的和灾难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给文学带来毁灭。因而,今天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已使文学浮到了表面,那表面的繁荣正在掩盖着它精神贫缺的事实。实际上生活中也同样感受到这种危机,不过它比文学显得更加惊心动魄,其原因是它直接楔入我们的生存之中,使我们的感受更为清楚地觉出了尖利和疼痛。比如说,人与社会及世界的联系开始受到怀疑,各种传媒不停地告诉我们许多被蒙蔽的事实。人们在商店里精心挑选消费品很可能是虚假的冒牌货或废品,经常食用的苹果和蔬菜沾满危害人体健康的农药,面粉里添加的增白剂有可能引起食用者的慢性中毒,噪音的高分贝正在使人的神经紊乱,甚至我们已经不能相信我们正在呼吸着空气——生命本身的安全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程度正在发生突降。面临这一切,人在生存面前感到了恐惧。商品时代关于富裕和未来伊甸园的承诺在我们的心灵里已经显现为恐慌、疲惫感和不知所措。我们或者说已经感到了一种报复的力量正加于身上。来自各个领域的新观念和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目不暇接地,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一些真正与我



们相关的基础性的价值正在被飘下来的枯叶掩埋起来。

我们以及我们的文学所面临的现实是,要么获得自己,要么完全失去自己。因为尖锐的环境因素使这一问题变得严峻了,严厉了,突出了。这实际上是莎士比亚早已提出的——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文学与时代并不构成特定的配置方向。文学也不可能成为时代的简单应声虫,尽管它曾可悲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那是一种被强大的意识形态所强制的极端后果。它有时也的确很好地对我们的生活提出某些疑问,或以某一特殊的角度回答了一些问题,那是因为生活与文学都有某些永恒的特性,它们必定会在一些层面上产生困厄。然而这也指示了极其可怕的一面,那就是现实生活经常扮演主宰和钳制文学的角色,它的超级力量有效地扼制了文学自身的冲动、激情、自由和效率。我们常常感到,一旦文学与现实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时,文学就从本质上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它在变成奴仆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相反,它与现实发生某种错置,或者在自己的预设中施行了防御技术时却获得了成就自己的可能性——甚至它总是在背叛中构筑自身的魅力。

我们不能以商品精神来替代文学精神,也不能以任何市场理由强加于文学并使之变换为文学的理由。因为商品乃是以加快其运转周期作为其技术操作本质的,它的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它永远欢迎新的东西,并希望拥有交替的最大速度,这样可使任何消



费者在速度和数量中迷失自己,它最惧怕的就是消费者呈现出判断,这样某一商品就可能在竞赛中遭到忽然率的威胁。然而文学的性质正与商品的性质相反,文学是以某种恒定的力量作为前提,又以永恒作为目标。它不希望被替代。它希望读者在判断中认识它并发掘它所蕴蓄的质量。市场所欢呼的作品未必是好的作品,或者说,肯定不是好的,除非它将好的作品作了庸俗的理解之后又将那不恰当的欢呼安放在不恰当的地方。市场一旦形成,其独立的、不可轻易被支配的性格就不仅会将真正的文学创作者排斥在外,也将那真正的鉴赏家排斥在外,或者说,它消灭二者。剩下的仅仅是制造和消费,甚至是劣质制造和一次性消费。

在这样境况下,我们所从事的创作活动就显出了自己的尴尬特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现象材料里获得或捡拾那些能够为自己提供信念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放弃那种闭门造车的传统,采取一些抵制环境和现实力量的策略。这需要在某种周旋和规避中重新提炼自己。当然这也意味着文学在商业和工业的挑战面前可能以怎样的方式重新返回自身。显然我们应该将文学之中的种种元素和成分归于它本来的秩序之中,并将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元素和成分加以突现,使它的特点更其显明。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写作。毫无疑义,一切创造性写作中都含有智性的因素,否则它的创造性就会从写作中消失掉。我说的是,我们需要将可能的最密集的智性赋予我们所写的东西,使我们的文学的智性



因素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它照亮我们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细部。

它从根本上刺激或者直接使写作的意义增值,它可能使那真正的作品从众多的作品中呈现出自己,并且能够激活阅读者的阅读热情——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己麻木的神经又一次像琴弦那样被拨动,他们将从作品中重新看到自我的本真的东西,看到人的天赋里存在着如此迷人的智慧。这需要写作者采取一种高度重视内心和魂灵的姿态,并从其中掘取那些被表象埋藏起来的、秘密的矿床和资源。然后便是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在智性的意义上进行深度凝炼。这完全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或是艰苦卓绝的工作,但它的意义也将是非凡的。



在今日的条件下,可以看到的是,更多的写作针对的是阅读者的表层的兴趣和消遣性的快乐,也针对那些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掌握了无数铁证和数据的愚蠢的市场操作者们对文学以及它的阅读者的肤浅理解。然而,智性的写作和文学的智性一开始就针对人的智力,它不是通过取宠和献媚的方式,而是通过自我尊严和挑战性的姿势,唤起人们对自己的智慧、天赋、信念、期望和内心力量的评估的激情,也使人们在阅读和理解中发现自己一些潜在的、一直隐匿于浅层意愿背后的更重要深层意愿,发现那些世俗力量的冲击所形成的凹陷里深藏着高贵的人性——总之,这样的文学可以直接针对人的灵魂。这是对困境的某一方向的“突围”,一种将自

由和力量归还自己的努力，它在某种对抗中使自己获得荣誉和地位，这荣誉和地位本应属于文学，犹如一个拥有美丽齿边的叶子本该属于一株植物那样。

就像茨威格所感到的那样，世界正变得单调。道路似乎狭窄起来，因而那落入深渊的悬念才唤起我们的警惕和恐慌，我们便不得不去设计一条新的坦途来安顿旅行者的双脚，它需要广袤的大地支撑。如果我们的设计仍然摆放于图纸上，但那蓝图已体现了一种理想，也体现了我们对自己以及我们创作的文学的一种理解，一种可能性，它也在安慰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已经以建设者和旅行者的双重姿态显现于那缺乏道路的荒凉之地。这样，真正的写作者就会感到文学的光亮正投射到自己身上，正像他将自己的全部光亮放置到镜子上一样，世界开始变得明亮，因为那镜子的反光乃是源于写作者的光亮，因而我们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高尚性质感到欣慰。

